

親友篇

公等  
一  
遊

遊

三夫

親

遊

遊

親

遊

遊

遊

遊

遊

遊

遊

遊

袁本良 / 我在貴州安順師範專科學校任教時的同事，後調貴州大學中文系，現已退休。

本良：

早就想給你回信，一拖又是兩個星期，望諒。

看來還是你走的路子對。知識分子關心國家大事的權利既被剝奪，又不願、也無能耐在名利場上拼搏，就只有關起門來搞點學問。不過，這需要能夠耐得住寂寞。我倒是能夠沉下來搞學問的，但我也耐不住寂寞的一面——我的政治意識太強，太關心、也太愛思考國家大事，因此，即使我的科學研究也總有強烈的現實感，這大概也是本性難移，改不掉的。我也因此有太多的苦惱，即所謂憂國憂民憂自己。而我對政治鬥爭中幾乎是必不可少的權術又極端的厭惡，我實際上是關心政治又害怕政治的。這是我的矛盾，也是許多知識分子的通病。這些年，我的研究中心課題是：本世紀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與歷史道路。越研究心情越沉重。在某種意義上，我是在自覺地折磨自己。這是自己選擇的路，有什麼辦法。

就做學問而言，這裏的氛圍與條件是好的。我現在大約每天都有十至十一小時的讀書與寫作時間（當然這中間包括講課、輔導研究生在內），每星期只須開半天會，平時也絕對無人來閒聊天（學生來也主要是談學習上的事）。當然，這有些寂寞，但似乎沒有在安順這樣的嘈

雜、煩亂。主要的遺憾是家沒有安頓下來，即所謂：雖有用武之地，卻也有後顧之憂。世上事難全，這已經是一個永恆的矛盾了。

好在一個多月以後（一月二十號左右）我就會回安順，那時再暢談吧。

---

匆匆寫此 祝  
好！

理群 12·11

鄧文俠 / 安順師專同事，袁本良老伴。

致本良、小鄧：

你們好！

本良來信早已到，因為心緒不寧，一直未回信，望諒。

這一年一直疲於奔命，其中滋味，一言難盡。最後剩下一個房子問題，北大不能解決，已經決定離開北大，到其他學校，甚至作了離開北京，到新辦的煙台大學另闢天地的準備。我自己也由於身心交瘁，而病倒在床上。事情發展到了極端，最近又出現新的轉機。房子問題可望自己解決（當然，這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代價）。如不發生意外，春節前可望把全家安頓下來。我一人住北大，可以像當年在安師那樣，一星期回家一次，一個人關在小屋裏苦讀。我明年已四十六歲，給我的時間大概只有五年——五十七歲前不能出一批有一定份量的系統著作，下面的年青人就要趕上來，我在北大將無立足之地。奮鬥數十年，現在算是一切基本條件初步具備，可以放開身手來幹一番，可惜時間僅有五年；時代老人對我畢竟太殘酷！但又有什麼辦法？！這五年內，全家（包括我在內）還要不生病才行。不過，儘管充滿了辛酸，我一想即將可以着手進行的種種寫作計劃，就興奮得不能自己。命運之神終究不能擊垮我！——當然，這僅僅是一種阿 Q 式的自我安慰。但人又總是要一點阿 Q 精神的，不是麼？

你們生活得怎樣？小邨的病好了嗎？一切均在念中。我當初打算去煙台時，還曾設想過把你們也拉去（那裏是一個新辦大學，我如去，大概是要當個「學術帶頭人」，有一點說話權）。但現在已不可能了。說實在，我真希望你們能離開安順——那不是一個做學問的地方。

兩張畫片是崔可忻送給兩位小朋友的。

---

祝  
新年快樂！

理群 12·22

本良、小邱：

你們好！

從敦煌回來不久，即收到本良來信，十分高興，在敦煌碰到了家驊與楊淑蘭（按：均為師專老師）。此次敦煌行的情況家驊恐已有報道，恕不整述。

你們的調動果然遇到了阻力。孫慶升老師已去煙大，如他回京我當當面向他說說，但孫老師為人小心謹慎，要他不通過師專即借調恐有困難。不過，我想等幾天，若他不回來，即寫封信去說說你們的想法。你們也可以直接寫信給他，信寄：山東煙台煙台大學中文系即可。

不知道我能為你們做什麼事。我想用我私人名義給章士元（按：時為安順地區領導）一信——我與他不十分熟，但他對我的印象很好，我可以從我的角度說一些話。若你們認為有必要，可速給我一信，並說說你們認為應怎樣說才好。

這次在蘭州碰到了貴陽的一些同志，他們說今年下半年貴州要成立現代文學學會，擬邀請我參加，我已原則上表示同意。如能成行，恐怕是在十一月份。屆時我當利用這個機會，來安順一趟，看看諸位老友。

前次信中談到的我與另外兩位年青同志合作寫的〈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〉一文，即將在《文學評論》今年第五期發表，從今年《讀書》十月號開始將連載我們的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》，共六期。這是我在學術界的第一次「出擊」，如果搞得好，有可能開創出一門新的學

科。但我已有力不從心之感，和我合作的兩位青年都是當前學術界的「拔尖」人物，在某種程度上，現在是他們「帶」着我走。足見後生可畏與我輩之可悲。好在我還能和這些青年合作，因而還能「混」一段，不至立即淘汰，不過已是「垂死掙扎」。

近一年來，文學研究方面進展極快，我們已感到極大壓力。不知你們語言研究界情況如何？

有情況請隨時給我寫信。

匆匆寫此。

---

祝  
好！

理群 9·3

本良、文俠：

你們好！

來信收悉。沒料到事情如此難辦，你們現在的處境與心情，我當能理解。真可惜我不在安順，否則還可以給你們出些主意。

怎麼辦呢？這兩天我一直在想：你們現在事實上是面臨着二種選擇，一是調進城裏，到教育學院，以後就基本定局，難以再作調動。信中似乎對今後的聘任制存某些期望，但我以為是很難對之寄以希望的，因為從趙總理的報告看，在七·五期間，人才流動不會大開放，必有種種限制（包括避免所謂逆向流動），而且聘任制從試點到全面推廣，就會有相當一段時間，此其一。其二，聘任制總的說來，對我們這一批中年人並不有利；老年人已成定局，不會有影響；而一旦實行聘任制，我們就將面臨與年青一代的競爭，在這一競爭中，我們總的說來是處於不利地位的。

先要摸清情況：起決定作用的是什麼人，認準活動主要「目標」。然後，再對這「目標」作進一步調查，看找什麼樣的人才能對此「目標」起作用。這樣，找準了開這把「鎖」的鑰匙，問題就會較快的解決。當時，崔可忻調動卡在國家勞動人事部，開始，我們沒有認準目標，儘管托人打通了主管副部長這一關（此副部長是王力的學生，我們請王力出面才打通的），仍然無用。最後弄清楚關鍵是具體經辦人員，再打聽此人的「來路」，得知其人是北師大77屆畢業生，然後再輾轉找到他的同班好友，一句話就解決了問題。但願我們這點用無數痛苦、時間換來



的「經驗」對你們會有一點用。看來，你們身邊需要有人參謀。我不在安順，只有動員我的學生了。想來想去，我想建議你們去找找二羅——羅迎賢與羅布農。他們在地區都有些認識的人（地區組織部有原來安師的學生，羅迎賢找過他們），至少可以幫你們了解、分析情況，出出主意，找找人。羅迎賢與你們關係很好，自然會全力以赴了，你們要是同時找羅布農，可以告訴他是我讓你們找他的，請他務必處理。

至於省裏這一關，我有一個學生叫孫方明（他也是羅布農的好友），原來在中央辦公廳工作，現在調任朱厚澤的秘書，他與省裏的頭頭有較密切的聯繫；孫方明與我關係極好，是我的第一號「得意門生」，我已多次與他談過你的調動問題，他希望您能打聽清楚，省一級起決定作用的領導工作，他可以出面疏通。所以，你只要在地區一級打通了，省一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省裏我還有一、兩個學生，到時候還可以找他們為你具體地跑跑，只要我提出來，他們也是會全力以赴的。

因此，我建議你們：

- 1，與二羅商量商量，有目標、有針對性地做做工作，爭取儘快打通地區這一關；
- 2，萬一一時間仍打不通，就暫時放下，等待時機，例如上面精神有所鬆動。但千萬不要將此事了結（煙台方面也不要太回絕，他們那裏拖一個學期是不成問題的。頂多過一段寫封信給孫老師，籠統說一句「遇有阻力，還在努力」就行了）。

這樣，就還得在安師呆一段時間，千萬不要急於調進城——一調進城，調動事即已結束，不好再進行了。我想，你與安師領導關係雖已弄僵，你暫時不走，他們也不能怎麼對你。你只須準時上課，上完課就回家，教學上對得起學生就行了。

當然，事情一「拖」，對你們精神壓力會加大。關鍵還在於你們如何「戰勝自己」，只要「想得開」，仍然可以一邊「拖」，一邊照常過日子，以至做學問的。

當然，我是局外人，說說是輕鬆的，你們作為當事人，困難是不難想像的。因此，寫到這裏，我自己也懷疑起來：是不是又在亂出主意？不過說出來僅供你們參考罷了。

這裏（按：指華僑大學）的環境很像安師——也在郊外，背後是山，周圍是農田。吃、住條件都比安師好，圖書情況也跟安師差不多。我住在這裏，就像回到了當年的安師一樣，又開始過着閉門讀書、寫作的生活。這裏極其閉塞，因此，我來了以後，學生不斷要求多給他們講些東西。於是，只好加課，現在已加到一周八節，再加上晚上一次講座，共十節課，差不多每天都有課。

剩下的時間都在寫作，整理我在北大的選修課講稿，實際上是在整理我幾十年研究魯迅的心得，準備寫成一本專著。由於這裏環境安靜，無任何打擾，以平均每天三千字的速度，進展頗為順利。估計今年上半年能夠整理出來，爭取下半年交出版社（已與上海人民出版社聯繫好了）。這將是我的第一本獨立撰寫的專著，我渴望它能夠成為我的「代表作」。因此，正在精心炮製，不敢有半點懈怠。可惜在這裏呆的時間不長，五月初即要回北京——那裏又會有一番忙碌。真希望每年都有這麼幾個月的時間到外地一個人「躲」起來寫作！我已經嚐到「甜頭」了。同時，又不免想到，過去在安師耽擱了多少時間啊！

好了，夜已深，這封信也寫得太長，就此打住罷！

---

祝，  
好！

理群 4·1夜